

周易二問記

周易二闕記卷下

會稽茹敦和遜來稿

八卦何以謂之盪也。茶閭曰盪者往來出入。屢忽無定之名。顧炎武曰。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亦謂之跳盪。隄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孔安國以暴盪舟爲陸地行舟。蓋失之。

何以謂之彌綸也。茶閭曰。考之爾雅。與詩則綸有繩義矣。繩者糾而合之也。糾而合之。又相續不絕也。天有天道。地有地之道。而易合之則曰綸焉。天地無終也。易亦無終也。無終而與之爲無終。是終之也。則曰彌焉。故爾雅曰彌終也。

精氣爲物何也。茶閻曰：朱子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其義也。口陰陽五行氣爾，何以謂之精也。茶閻曰：朱子之義皆本於周子。周子不曰二五之精乎。精氣者，氣之尤善者也。氣至而生，氣散而死。飛潛動植皆得其大常，物者常也。

游魂爲變何也。茶閻曰：康成曰：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尙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天子立七祀，有太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乃禮與洪範之事也。此餒膏肓之一端，其義精

矣。蓋魂之無所歸者謂之游。有所歸則不游。

薑閻曰。漢宋儒說言魂魄者。累數萬言。所取止此何也。茶閻曰。諸儒言魂魄。大抵皆死生之說。于鬼神之情狀。無當也。先王制祭祀之禮。而終之以厲。蓋以絕地天之通。而盡陰陽之理。佛氏以爲見聞滅見。性聞性不滅。是以游魂爲性也。于是地獄輪迴之說紛紛。以起不知。皆游魂之變。爾或信之以爲有。或爭之以爲無。有固不必有。無亦不必無。游魂之變。則何所不至也。

薑閻曰。茶閻極論鬼神之情狀。可謂明辨。哲也已。而蒙更有進焉。周禮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彪注百物之神曰。彪祭法。山林川澤邱陵。能出雲。

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左氏傳曰：夏后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石言于晉，則曰：有物憑焉。神降于莘，則曰：以其物享之。韓氏愈亦曰：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山林木石精氣之所聚，皆能爲妖祥。先王未嘗不秩之祀，典以安之。若其爲害之不已，則亦有如牡槀、午貫、象齒之法，以殺其神。大豕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此之謂馭矣。茶閭曰：偉哉！然此論先儒未之有。世之所聘胎也，可若何？

範圍何也？茶閭曰：範圍，金之事也。雖然，以古語之，則曰：範法也。模也。圍，匡廓也。不斲也。試以今語之，夫金有銀。

金有鎔金。鎔金必先爲之範。而瀉之。而注之。如金人。金
馬者。其柔金之劑。則圍之。寸爲之寸。圍尺爲之尺。圍圍
爲之圍。圍方爲之方。圍蓋夾之以版。以繩圍之。厚則爲
之厚。圍薄則爲之薄。圍。

曲成何也。茶閭曰。曲成。木之事也。孟子杞柳以爲栝。栝
疏口栝。隨也。栝。屈木。孟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洪
範。木曰曲直。注。木可以揉曲直。雖然。木性直。器則曲之。
曲之而後成。曰曲成。

成性何以存存也。茶閭曰。爾雅存存。萌萌在也。蘇氏賦。
曰。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何以謂之賾也。茶閭曰。賾。喧錯。

也。京本作嘖。蘇氏軾曰：從口從叵，一也。春秋傳曰：嘖有煩言。

君子之樞機何也？茶閻曰：康成曰：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雖然，樞爲戶樞，則樞謂之根，是若機何止弩牙也。且北斗第一星謂之樞，第三星謂之機，北斗之在天也，人皆仰之，其有差忒，人皆見之，謂之千里之應，榮辱之主，不亦可乎？薑閻曰：天下之樞，無先于戶樞者；天下之機，無先于弩牙者。維者以機織，圖者以機汲，葬者以機窆，伐國者以機攻，皆弩牙之餘巧，爾斗之爲樞機也，其說鑿然矣。

冶容何也。茶閤曰。冶者。冶金之名。金可冶。容不可冶。美惡定也。曰。冶容者。有術焉。變之。此之謂妖矣。

歸奇何也。茶閤曰。按射禮。投壺禮。皆曰。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著以四揲之餘。四則奇矣。或左右手各餘一四。或左右手共餘一四。皆奇也。則皆歸之。是奇也。與射與投壺之奇不同。然皆爲奇。零之奇非奇。耦之奇歸奇于劫。何以謂之劫也。茶閤曰。馬融曰。指間也。荀柔之曰。別也。雖然。王制曰。祭用數之。飭喪用三年之。飭注皆謂之什。一考工記。以其圍之。飭梢其數。注謂之三分之一。則劫有餘分之義焉。以其餘分別之。指間謂之劫矣。

乾之策坤之策何也。茶閻曰：策一作筴，籌也。籌算也。凡算必以籌，故言策焉。則其竹也。而筮者以著艸也。非竹也。雖然，筮主于算，苟可以算竹可也。艸亦可也。故著亦謂之策也。左氏昭公十二年傳曰：南蒯枚筮之，是筮固有不以策而以枚者。古算以策，而今算以枚。策謂之算，籌枚謂之算。筮主于算，苟可以算策可也。枚代策亦可也。杜預以爲不言其事而汎占其吉凶，其于枚之義何居焉。大禹謨言枚卜功臣，功臣多矣，一一而卜之，故傳謂歷卜之而從其吉，與枚筮不同。

可與酬酢，可與祐神，何也。茶閻曰：祐，苟爽本作侑，故爾雅曰：酬酢，侑報也。爲此文設也。禮主人酌酒于賓曰獻。

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曰酌主人卒酢爵又酌自飲卒
爵又酌進于賓曰酬其事尸也亦然又尸飯告飽視侑
尸又飯特牲少牢略同尸則其神也而與之爲酬酢與
之爲侑交手而相付也覲面而相語也何幽明之隔哉
蓋問曰祐者神也則酬酢者亦神也非以應對萬物之
求矣

河圖何也。茶閤曰。河圖見易傳。又見書顧命篇。又見論
語。漢宋儒說往復爭執。至今未有定也。復而述之。贅矣。
竊意河之爲水。中國大利害所在。後世一切山川阨塞。
皆有圖古帝王三五相禪。他皆不暇圖也。而河則圖之。
據路史。自伏羲而下。神農黃帝顓頊堯舜禹湯。無不受

河圖者。至于周。猶寶而傳之。與大訓等。按河圖緯之文。曰。黃河出崑崙山。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于蒲山。南流千里。至于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于桓雍。北流千里。至于下津。河水九曲。長九千里。至于渤海。河圖緯象則曰。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山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山八曲也。東過絳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此皆河圖之本緯。然其言不過如是。惟乾鑿度以今四十五數之圖。爲河圖。或其自中而北。而西。而南。而東。恰得九位。與九曲之形有。

適相彷彿者與不可考矣存疑焉可也

夫然則河圖爾何以謂之出也茶樹曰重河也昔無而今有謂之出炎漢興而六經出考武時周官始出皆出也後世圖繪之事夫人能爲之洪荒之世非神靈特絕者孰能運萬里于指掌乎且聖人之圖其必有以異乎後世之圖矣故甚重乎其出也

曰孔子以河之出圖比于鳳鳥之至則聖王之祥也茶樹曰此孔子思周之嘆也鳳鳥不至思文王也周公亦言鳴鳥不聞矣河圖在東序於顧命示能傳焉於大饗示能守焉而今安在乎盜竊寶玉大弓痛之也得寶玉大弓幸之也孔子之嘆蓋此志也使東序河圖尙在而

周易二傳言二
欲其又出一圖何河之多圖也。且管子于召陵之役則
曰。楚人要宋田。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
滅。椀。四百里。而後可田也。孔子去召陵。又二百年矣。其
以鄰爲壑。可知也。則更不能無河圖之嘆也。

洛出書何也。茶間曰。書者文字之名。洛書則範也。武王
以箕子歸訪之。遂陳範焉。謂之訪洛矣。于洛有神禹者。
本之爲九德。播之爲九功。詮之爲九敘。颺之爲九歌。箕
子因而陳之。爲大法。九類觀于範之所云。有出于六府
三事之外者乎。謂之天錫者。猶曰。天乃錫上勇智云爾。
是豈緯家一切燕齊迂怪之說所能倚而託之者乎。曰。
夫然。洛書。禹書也。禹而謂之洛何也。茶間曰。鯀以宗伯

事帝至于禹則封之高密以處于櫟是爲有夏曰夏伯
武王至周曰吾其爲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謂櫟也左
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維汭劉子曰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洛者禹所興也故
禹書洛書也曰其以之配河圖何也茶閭曰大訓也武
王受之箕子因以垂示其子孫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
序也。

薑閭曰蘇氏易傳曰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粲然
時無聖人莫識其義爾河圖洛書豈足怪哉吾初讀之
而以爲然今而知其不然也雖然千古之事吾兩人何
足以知之茶閭休矣。

乾坤易之緼。何以謂之緼也。茶閭曰。孔安國曰。緼。泉著也。玉藻。纁爲繡。緼爲袍。康成曰。衣有著之異名也。穀梁以晉人執虞公爲緼。于晉皆同義。

罔罟何也。茶閭曰。罔罟也。罟罔也。爾雅。緮罟謂之九罟。又曰。魚罔謂之罟。注曰。最大罟也。他若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麋罟謂之茅。兔罟謂之羅。疏直謂之鳥罔。兔罔。麋罔。兔罔曰繁。曰罟。曰罟。曰罟。皆覆車。疏以覆車爲翻車。小罔。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何也。茶閭曰。京房曰。耜耒下耜也。耒耜上句木也。考工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又曰。堅地欲直。庇柔。

地。從。句。底。直。底。則。利。推。句。底。則。利。發。司。農。讀。底。爲。其。類。
有。此。之。泚。意。底。卽。耜。也。康。成。讀。底。爲。刺。謂。耒。下。曲。接。耜。
者。蓋。以。耜。爲。金。爾。漢。耜。以。金。故。接。之。古。耜。以。木。則。何。接。
矣。增。韻。則。曰。柄。曲。木。曰。耒。耑。刃。曰。耜。耜。本。金。斲。木。爲。耜。
蓋。斲。木。爲。受。耜。之。處。也。薑。閭。曰。茶。閭。所。守。先。鄭。爾。然。先。
鄭。曰。耒。下。歧。後。鄭。曰。今。之。耜。歧。頭。其。辭。若。一。焉。後。鄭。以。
耜。爲。金。先。鄭。耒。嘗。不。以。耜。爲。金。也。增。韻。之。言。可。信。也。茶。
閭。曰。說。文。耜。耑。也。徐。鉉。曰。今。俗。作。耜。

耒。耜。耕。器。而。曰。耒。耨。之。利。何。也。茶。閭。曰。孟。章。句。以。耨。爲。
耘。除。艸。按。詩。載。芟。載。柞。其。耕。澤。澤。繼。之。曰。千。耦。其。耨。徂。
隰。徂。畛。芟。者。芟。其。艸。柞。者。柞。其。木。此。耒。耕。之。事。也。耕。矣。

又耘之除其根株也。一耜曰伐。二耜曰耦。耦而耕之亦耦而耘之。耕以耜。耘亦以耜。故有略其耜。俶載。南畝。康成以俶載爲熾。蓄。薑。閻曰。呂氏春秋曰。耨柄尺。其耨六寸。所以間稼。耨耨之。既稼。又耨之。孟子曰。深耕易耨矣。但已別爲一器。故馬融曰。耨鉏也。或曰。耨頭長六寸。柄長六尺。則略與耜同。

聚天下之貨。何以謂之貨也。茶閻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班固因之作食貨志。剖食與貨。而二之。雖然。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苟其所有。雖食亦貨也。孟子五穀多寡。與麻。縷。絲。絮。輕。重。布。帛。長。短。並數之。可見矣。或曰。貨者化也。書曰。懋遷有無化居。化居者。化

其居積故貨之文從化。但懋遷有無。有化與居之二法。利于化。化之利于居。居之史記曰。此奇貨可居是也。化貨爾。居亦貨爾。蓋閻曰。貨用物也。孔安國謂之寶用物。貨何寶矣。惟其實也。則謂之貨。利謂之貨財。亦謂之貨寶。盤庚乃直謂之貨曰。不肩好貨。一言貨而曰利曰財。曰寶皆舉之。貪夫以之殉其身。修士以之墨其名。必自貨始矣。或又曰。以金立幣。以幣準穀。所以大五材之用也。貨者幣也。夫論幣者。莫詳其所自。羅泌卽據此經。以爲神農氏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是貨幣出于炎帝之時。不知聚天下之幣。交易而退。是以幣易幣也。於文爲不可通易之必。以貨者正以幣之未起。羅說舛矣。

服牛乘馬何也。茶闕曰：服之與乘，互相備之辭也。服亦謂之乘，乘亦謂之服。鄭風曰：叔于田，巷無服馬。箋曰：服馬猶乘馬也。可證也。薑閭曰：非也。夫馬有謂之服者，有不謂之服者。鄭風又有之曰：兩服上襄，兩驂雁行。箋曰：兩服中央夾轅者也。夫然則服之云者，猶今所謂當轅爾。其在小車則一轅一轅，兩馬夾之，其服兩。其在大車則兩轅兩轅，而夾牛于中，其服一馬有五之六之者，有三之兩之者。唯四爲通制，則言其乘焉。牛之多寡視車之輕重。居前曰牽，居旁曰傍。然未可以數也。故舉其服而他可略也。

曰牛用之耕矣。而第曰引重致遠何也。茶闕曰：古者以

人耕不以牛耕。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自駕車而外祭祀有享牛，求牛餘則牢禮膳羞之牛。軍有犒牛，喪有奠牛，其言牛至悉，未有及于耕者。樂記曰：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曰：乘曰服，與易同。大東爲衰，周之詩亦不過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而已。善乎徐氏光啓之言曰：載芟良耜，諸篇明竭作于春，皆人力也。至于穫之積之，如墉如楯，則曰殺時，俸牲有採其角矣。若用牛以耕，卽用牛以祭，不獲享猫虎之報，并不蒙帷蓋之仁，先王其忍之乎。薑閭曰：犁牛見論語，何晏以犁爲雜文，殆非也。此爲耕犁之始矣，然亦必不駢不角，而後用之于犁，則猶重祭。

牛賤犁牛也。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亦可。據徐相國曰牛耕起于春秋之間。漢趙過始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後世因之。

暴客何也。茶間曰暴猝也。待之爲言。所以制猝也。豫也。蓋問曰。今之爲關。爲暴。豈其爲猝乎。禁暴氏之所禁。是國中之暴。暴客是外至之暴。士師掌士之八成。三曰邦謀。在軍環人搏賊謀。在國則掌戮。斬殺賊謀而搏之。注搏當爲搏。謂去衣磔之。疏此經。惟據賊謀二者而言。仍擇罪大重者。斬之。稍輕者。殺之。搏則同。蓋其治暴客之嚴也。然必自門闕之譏始。夫野廬氏在野。猶禁其橫行。經踰矣。

掘地爲白何也。茶閭曰：白井皆掘地之名。白淺故附從。白井深故阱。從井也。然國策衛人迎新婦入室見白曰：徙之。隕下妨往來者曰：可徙則已。今之白矣。今日小者用木大者用石亦有以石曰埋之地者。薑閭曰：春秋曰：未公杵曰史記曰公孫杵曰皆杵爾。廣雅曰：礪碓也以杵爲碓而杵亦石矣。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槌。或者其猶用木乎。則古杵乎。

離之象罔罟也。以其目也。罔罟目也。離亦目也。茶閭曰：雖然有互巽之繩焉。經固言結繩而爲罔罟也。罔罟之爲目也。上下順逆皆巽繩之所結也。且罔罟之爲物必綱舉而目張。巽繩互于中則又爲之綱。薑閭曰：繩必兩。

而後結之重巽兩繩也變而離結之也

益之象耒耜也。以巽木入坤土也。主以艮手佐以震足。則耕也。茶閭曰。據說文耒。手推木也。艮手推巽木而入于坤土。下卦震于稼爲反生也。不特此也。上五爻體觀。觀者兼艮象。兩人又象兩手耦耕也。初則耜之入地者。所謂發也。以反坤土而出之也。坤體中坵左右相次鄰。鄰然兩耜共一畷也。至于初而止。則又如耕者之有畔也。豈同曰益之變自否。由否之益象一推由益而損象。再推由損而泰象。三推泰則耕時也。所謂三之日于耜也。天子耕藉有所穀之祭。故益之二遂曰。王用亨于帝。噬嗑之象市也。離爲日中震爲動也。日中而動也。茶閭

曰固也。但以否初之陰與否五之陽交相易而成噬嗑。焉處于初則退象也。又巽爲利市三倍。益之上卦巽也。以四易五亦所謂交易而退者也。震朝則爲朝。離日中則爲市。前朝而後市也。噬嗑承離益之後。離爲罔罟。庶鮮食也。益爲耒耜播奏庶艱食也。此一經懋遷有無化居也。蓋罔曰聚天下之貨則豐。上下易爲噬嗑亦交易之象矣。又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無日中。前儒言日中一線而已。少過爲昃。則於易義未嘗不合。卦之三陽亦可以象日之三市。至于天元而地黃爲衣裳之象。舊矣。坤五不曰黃裳乎。荀九家遂曰乾衣也。茶閭曰是亦有窮變通久之象焉。

程子以爲諸卦皆自乾坤來是也。蓋閻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謂變則化也。乾之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之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渙之象，舟楫也。木在水上也。茶問曰：剝則有剝象焉。剝則有剝象焉。是皆應斯之易之言。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者，凡十有二。言易者於利涉則曰坎也，於不利涉則亦曰坎也。而曰同人曰：蠱曰：大畜曰：頤曰：益曰：中孚。此六卦乃杳然不得所謂坎者，則曰：雖無坎而其才足以涉，則亦謂之利涉也。皆望文而爲之說，未見其鑿然。且其所謂坎者，豈必非哉？特未嘗深求其象之所以然，則其義終不可得而析。夫重坎之卦中四爻之互艮震。

者有舟象焉。以重坎之險。互一舟於其中。則利涉之本也。口渙曰中孚。其互艮震與坎同。故於渙曰乘木有功於中孚曰乘木舟虛。此可悟矣。於蠱於大畜皆上四爻爲舟者。故皆曰利涉大川。於益以五爻爲舟於頤爲艮震之卦。以六爻爲舟。故益曰利涉大川。頤上曰利涉大川。五曰不利涉大川。

夫然則同人何也。茶間曰。同人之爲象奇矣。卦辭曰同人於野而六爻之象乃無野。卦辭曰利涉大川而六爻之象乃無舟。無大川。雖然五不曰大師克相遇乎。師二坎也。非大川乎。以師爲大川。而以同人涉之。且以師之坎補同人之離。因以明龍戰之義。而謂之同人於野。比

此皆非拘儒思議所及也。蓋易以取坎填離爲要旨。故如離五之離。王公巽四之田。獲三品。既濟西鄰之禴。祭未濟之其暉。吉未嘗不屢言之。然而能信者寡矣。其他或有舟而無大川。或有大川而無舟。皆當於卦變求之。今未暇縷以悉也。

茶閭遂曰。卦之有舟。有大川者。惟渙。故大傳以渙。明舟楫之義焉。剝也者。剝而虛其中。則分之也。否三四互巽。以四之二分巽之。兩陽而虛其中。所謂剝木者也。剝者削也。巽有上陽。則不削。巽而削。其上陽。則坎也。以剝木之舟。剝木之楫。浮於水中。而行之。以風焉。舟楫之義。曲而盡矣。否爲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渙則通之。坎爲

通也。

服牛乘馬。何以取諸隨也。茶閭曰。乾馬也。坤牛也。牛馬之用。天也。制而御之。聖人之妙也。變乾上以爲初。變坤初以爲上。所爲制而御之者也。乾三陽而震陽居初。蓋游北別羣而騰駒就繫。坤三陰而兌陰居上。蓋鹽車在負而乳犢尾行。引之以繩直。致之于大塗。隨象備矣。蓋閭曰。所爲制御之法。不過拘之繫之。維之而已矣。拘繫者。控之于前。維者。周之于後。初之一爻。則在牛爲軛。在馬爲衡。又坤可大故。重乾可久故。遠。

曰。隨之爲隨也。牛馬隨乎人。也可服而服。可乘而乘。人之隨乎牛馬也。茶閭曰。然然而馬弗復乘。牛弗復服。則

王用享于西山矣。此嚮晦冥息所以爲天下隨時也。聖人之于牛馬也。用之隨也。息之亦隨也。故彖傳曰動而說隨動而不說不隨矣。

重門擊柝。何以取諸豫也。茶間曰重門之義。前于復之至日閉關已略及之。夫艮門也。震闕也。有門有關是重門也。柝木也。則坎也。於木爲堅。多心也。擊之以艮手而有聲焉。則震善鳴也。坎爲隱伏。爲盜暴客也。待之則豫也。

小過之爲卦也。互巽木于坤中。其於掘地斷木之文顯明而鑿合。且上止而下動。虞仲翔之說本義之所採也。今仲氏易則曰柝曰與小過無象。其象之則以中二陽

爲兩杵然與。抑非與。茶園曰。仲氏易之得失。吾弗知。然
卽以中二陽爲兩杵。亦向不可者。禹貢。四百里粟。五百
里米。穀梁曰。甸人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或曰。古之杵曰。所以粟而米之也。後世之杵曰。乃米而
鑿之。或曰。古亦鑿之。不必後世也。其在詩曰。或舂或揄。
或簸或蹂。舂者。粟而米之也。既舂而復蹂之。米而鑿之。
也。舂者。手舂之。手杵也。蹂者。足蹂之。足杵也。良手而震
足。遂以兩陽爲兩杵。何必無其象也。董闇曰。足杵之制。
于掘地之曰。爲便。然未詳其自始。必以爲古有之。則駭
矣。詩之或蹂。傳以爲蹂黍。總秸也。箋以爲又潤濕之。將
復舂之。使趨于鑿水之。而蹂之也。然蹂之以足。則均良。

震皆體坤不成坤爲掘地。艮春未畢震蹂繼之是亦象之至切者。畫閭又曰。杭人至今一曰而兩杵皆用手。此其法亦古有之。惟兩人持杵互舂。故舂歌謂之相也。

弦木爲弧何也。茶閭曰。說文弧木弓。禮有桑弧反其始也。左氏傳有桃弧。陋也。皆木弓之說。考工曰。取幹之道。七曰柘曰櫪。曰麋。桑曰橘。曰木瓜。曰荆。皆木也。而竹爲下。必曰木弓之爲弧何也。茶閭曰。弓人爲弓備六材焉。有角。有筋。有膠。有絲。有漆。木弓者則幹而已矣。他皆無有也。故桑弧則蓬矢。桃弧則棘矢。然而司弓矢有王弓。有弧弓。備六材者也。弓也。而仍得弧名。

其取諸睽何也。茶閭曰。睽辭自言之矣。曰先張之弧。後

說之弧。坎張弧也。兌說弧也。然而睽之變自中孚來。中孚上巽木矣。弦之繩直也。故巽爲未張之弧。坎爲注矢之弧。兌爲既說之弧。兌者脫也。坎固爲弓矣。坎之爲弓。以其注矢也。故於噬嗑曰得金矢於解曰得黃矢。皆坎爾。則坎亦爲矢矣。或乃曰離爲矢。旅之離且曰射雉。一矢亡離安得矢也。薑閭曰凡矢必以四。詩曰既挾四鏃矣。卦之四陽皆矢也。上爲既釋之矢。四爲方注之矢。初二爲未注而楮之之矢。其曰威者。睽與家人相覆也。家人之上曰有孚威如。

上古何也。茶閭曰有後世則有古。有中古則有上古。刪書斷自唐虞。上古者聖人之所不詳也。其詳之皆緯候。

之學也。故第傳其略焉。至大壯大過夫三義前已牘答之。今無可益者。

彖之爲象。或曰豕也。或曰茅犀也。而傳曰彖者材也。茶閭曰材者木也。木可材則材之論語無所取材。康成以爲梓材。朱子又以材爲裁皆是也。蓋曰彖之爲辭是聖人所材爾。雖然爻之六也。卦材也。卦之六十四也。易材也。椽從彖矣。椽者屋材也。小學家之說有以爻爲折俎者。有以爲交疏者。聖人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又曰爻者效此者也。而說文之義乃以易爲蜥蜴。此固兩不相礙也。

大地何以謂之撰也。茶閭曰注撰數也。天地之撰卽所

謂天地之數。乾爲陽物。坤爲陰物。以體天地之數。則乾之用九。坤之用六也。下經雜物撰德物。卽所謂陰物。陽物撰。卽所謂天地之撰。德卽所謂神明之德。注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意。亦猶是疏則異之矣。董問曰。論語三子者之撰。注撰具也。故本義曰。撰猶事也。兩存之。

能研諸侯之慮何也。茶問曰。欲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則必與諸侯共之人謀鬼謀。百姓與焉。豈有諸侯而反不與焉者。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所謂險阻者也。則皆諸侯之險阻也。研於慮而知之。不研於慮。則不知戲之盟。鄭惟可以庇民者是從。將叛者其辭慚也。非諸侯而何。叛也。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叔兮伯

兮。衰如充耳。失其守者。其辭屈也。非諸侯而何。失守也。辭何以謂之枝也。茶閭曰。木之本曰根。木之末曰枝。其枝必旁出。莊生言枝指非指。則旁出之義也。薑閭曰。傳固爲險阻言之。非爲讀書考理者言之。枝者指也。爾雅以椿爲柱也。小柱謂之枝。斜柱謂之梧。故前書項籍傳謂之枝梧。亦曰支吾。中心疑者疑我爾。則枝枝我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何以生蓍也。茶閭曰。生蓍之生。猶生卦之生。蓍卦皆本于天地之數。則皆天地之數生之。繫辭傳言生卦。則曰易生之。此經言生蓍。則曰聖人生之。惟聖人爲能體易也。聖人也。一也。薑閭曰。詩列彼下泉。浸彼苞蓍。傳曰。蓍草也。陸璣艸木疏云。似蘗蕭青。

色科生。惟其科生。故謂之苞。說文亦曰。蒼蒿。屬語。又有之。蒼。簪不華。蒼。簪者。首簪也。求卦之用。蒼取其易得焉。爾取其堅。執可久焉。爾取其粗細之適中焉。爾自傳有。幽贊生蒼之文。褚先生遂張大其事。以爲王道得而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又曰。生滿百莖者。下必有神龜守之。上必有雲氣覆之。由是淮南子五行傳其說紛紛不一。而論衡以爲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如必得若蒼而後用之。則蒼之廢久矣。不知蒼固隨地而有。燕齊或簾之以施于牖戶之間。與葦蕭等也。

蓋閭又曰。士冠禮疏案三正記。大夫蒼五尺。故立筮。士之蒼三尺。當坐筮。釋文又以爲天子九尺。諸侯七尺。九

尺七尺之著立而筮之亦有所不可不知其若何爲筮也。况乎挂者。挂之指間。扞者。扞之指間。人之指不及三寸。而以九尺七尺之著挂之。扞之。其將能乎。凡此皆經之所無。而儒說有之。儒說之不可強通。則毋寧度而置之。此經韓注曰。著受命如嚮。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旨元疏曰。深明神明之道。而生用著求卦之法。其言質皆較釋文爲勝也。

乾爲大赤何也。茶閭曰。赤者色爾。坎爲赤。則乾爲大赤。或曰。旂也。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革路建大白。以卽戎。明堂位亦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又左氏傳之。精莧。旃。旌。賈服杜。皆以爲大赤。蓋閭曰。康成周禮注。謂周正十

一月物萌色赤故用大赤殷正十二月物牙色白故用大白至乾之大赤孔穎達謂是盛陽之色

爲良馬何也。茶閭曰乾之爲馬以其健行也。此又曰良馬者別之也。馬則未有不良者也可以無別也。而乾又爲老馬瘠馬駁馬矣。不得不以良別之也。按周禮校人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皂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是十二匹一趣馬三十六匹一馭夫二百一十六匹一僕夫康成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廐之馬亦二百一十有六此應乾之策矣。董閭曰偶然爾乾之馬非以象廐廐之馬非以象乾也。姑存之以見先師之勤于象有如此者。

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何也。茶閭曰：駁馬也。技人辨六馬之屬，良馬五物，而駁馬一物。老者齒衰也，瘠者病而骨見也，駁者色不純也。其不得爲良馬可知也。不得爲良馬則駁馬也。

曰：考工記：駟有三度，有國馬之駟，有田馬之駟，有駁馬之駟。國馬高八尺，則駟深四尺，有七寸。田馬高七尺，則駟深四尺，駁馬高六尺，則駟深三尺，有三寸。駁馬之爲駁也，以其卑也，非以其老，非以其瘠而駁也。茶閭曰：此亦不必然之說。今未暇深論。技人又曰：凡軍事物馬而班之物者，齊其力也。老馬瘠馬，則不可以物矣。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毛者齊其色也。駁馬則不可。

以毛矣。不可以物。不可以毛。其得歸諸良馬之閑乎。况良馬一爾。而老瘠駁居其三。與所謂良馬一之駑馬三之者。若合一契焉。古馬猶今馬。馬之良駑。萬有不齊。故立金馬之式。傳相馬之經。未聞槩之以尺也。

曰。乾既爲良馬矣。又爲老馬瘠馬駁馬何也。茶閻曰。乾爲良馬。爾良得乾之上。上則老矣。則老馬者。良也。坎得乾之中。中則瘠而骨見也。瘠馬者。坎也。至震之所以爲駁馬者。震爲元黃。元黃者。天地之雜駁也。者雜也。三爻合言之。則爲馬。三爻析言之。則又有老與瘠駁之三象。既析言之。而有老與瘠駁之三象。則不得不于全乾別之。爲良馬也。

曰乾之爲馬。析言之。坤之爲牛。不析言之。何也。茶閭曰。夫坤則何嘗不析言之也。坤爲子母牛矣。坤則其母爾。巽離兌則其子爾。但離南方爲牝牛。又生西南之坤子母。蓋有環生之義。

乾爲木果。果則木矣。必曰木果。何也。茶閭曰。別之也。果則木。木則不木。艮亦爲果矣。然而有果有木也。乾者純陽之卦也。此纍纍然者皆果也。故言木以別之也。曰艮之有果有木。何也。茶閭曰。艮之上。乾陽象果。其二陰象木。巽一陰象瓜矣。故妬五曰。以杞包瓜。艮二陰象木者。瓜而又瓜也。植生曰果。蔓生曰木。周禮亦曰。共果木之薦矣。

曰。剝上曰。碩果不食。其爲艮果。與其爲乾果。與。茶閭曰。艮果。卽乾果。安得分。而二之剝上。艮果也。乾果。纍纍矣。而皆食之。此一果也。其不食者。爾則亦乾果也。曰。巽爲木。爾此乾也。而曰。木果何也。茶閭曰。善哉。問也。按八卦之位。乾坤艮巽。處于四隅。坤之交則艮。故坤之變自艮始。乾之交則巽。故乾之變自巽始。否之五互巽。其辭曰。繫于苞桑。姤大巽。五曰。以杞包瓜。然而皆乾中。坤曰。其于地也爲黑。何也。茶閭曰。呂覽凡耕之道。必始于壚。說文。壚。黑剛土也。管子。黑壚宜稻麥。其艸宜荈菹。其木宜白棠。墳黏土也。禹貢。兗州厥土黑墳。豫州下土墳壚。

坤固爲地矣。又曰其於地爲黑何也。茶閭曰地不皆黑。此取其黑爾。疏曰取其盛陰之色也。薑閭曰天元近黑以乾居西北近坎也。地纁黃近赤以坤居西南近離也。而乾爲盛陽又得南方之色。坤爲盛陰又得北方之色。坎乾中故又得乾色。

震爲大塗何也。茶閭曰周禮遂人治野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涂之容乘車一軌也。故謂之大與薑閭曰不也。艮之爲徑路則當據此經。此經以徑始以路終爲徑路者由徑以至路云爾。艮陽路也。艮陰徑也。路一而徑二者路少而徑多也。不

言眡涂道者槩之也。若震之爲大塗則匠人有之。匠人曰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彼經容一軌爲涂則此經容九軌爲大塗。坤者國也。震陽居于坤初國塗也。

爲馬足何也。茶闔曰爾雅驥馬有兩文。一曰膝上皆白。惟馬一曰後右足白。驥左足白。馬郭於惟馬不引易於左。足白引易則馬足左。足白與小戎疏推郭意以馬膝上皆白爲惟馬。後左脚白者直名馬也。然毛第言左足白曰馬而略其後。薑闔曰詩言駕我騏驎則馬名也。此經言馬足爾馬足非馬名也。震固爲足矣。其于馬也象其足焉。爾間嘗考之說文。馬後左足白從爾雅。釋詩也。又曰從馬二其足釋易也。馬何以二其足蓋馬之眠

將起者

爲作足何也。茶閭曰：兩足齊舉謂之作。魯頌曰：思馬斯作。

爲的顛何也。茶閭曰：爾雅的顛白顛。郭以爲戴星馬。蓋舍人之說也。然白達素者面顛皆白者亦白顛。何必的顛與。蓋閭曰：的顛千里。故誇之不千里。何誇矣。詩之言馬也。亦有舉其一者。白顛一馬。爾不可以兩也。是的顛也。

爲蕃鮮何也。茶閭曰：蕃鮮於他經無所見。惟說卦有之。望文而爲義。則蕃者艸木之茂也。鮮者新也。美也。明也。國語曰：魚禁鯢鱈。鳥翼鷖卵。蕃庶物也。魚鳥亦蕃也。而

必曰艸木何也。茶閭曰：文言曰：天地變化，艸木蕃一。言艸木餘皆該之矣。條舉之則反不該也。

曰：其究爲健爲蕃鮮何也？茶閭曰：震巽皆初也。故于二卦特言其究焉。震之究則乾也。健乾德也。蕃鮮乾功也。曰：健爲乾德，固已。蕃鮮則震饒爲之，何必乾功也？茶閭曰：是有說焉。復之爲卦也。震主之而傳言至日則十一月爾。十一月之艸木不蕃也。由臨至泰而三陽具，正月矣。艸木蕃矣，則究矣。以卦位言，坎當十一月而乾居于坎之先以始之，故曰乾知大始。以卦象言，則震微陽也。必至于乾而後究也。義固各有當也。文言之所謂艸木蕃者，坤四之變而震也。雖震之代乾，豈得謂之天哉。而

聖人直曰天地變化者亦于其究言之爾。

曰或曰究反也蕃鮮巽象巽爲震之反故究則爲蕃鮮躁卦者震爾震爲巽之反故巽究則爲躁卦可證也。茶閻曰乾鑿度以三畫分三名曰物有始有壯有究究者盡也不聞反之爲究且究之爲健又何說焉夫震爲決躁爾不爲躁卦也震之性動其動也在陽爲決在陰爲躁陰躁陽不躁決躁者兼言之辭不得以躁屬之震陽也復初之辭曰不遠復无祇悔坤上之辭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將毋不遠復之爲躁戰野而元黃者之非躁乎巽究則躁蓋坤也則蕃鮮乾也。

曰巽爲進退爲不果濡滯不決則有之所以與震決反。

也。雖究安得躁也。且坤以靜為德。安得謂之躁。卦乎。茶
閻曰。巽初為進退不果。而究為躁。卦此正所謂同病異
發者。當其進退不果。似乎不躁矣。而究則必躁。其究之
也。因其進退不果。而究之也。陰盛則靜。陰衰則躁。今醫
家類能言之。所謂陰極似陽也。夫陰陽各有其德焉。各
有其病焉。言乾之德不能諱其亢。言坤之德又何必諱
其躁也。

巽為多白眼何也。茶閻曰。詩美目盼。毛謂之黑白分分
則均矣。惟其黑之下。淪故其白上。併離為目。此以象離
之變也。疏以多白眼為躁人之眼。按唐書張公素為盧
龍軍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宋史

李師中謂鄴令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豈其驗與曰古無以目爲眼者此曰眼何也蓋閻曰考工望其轂欲其眼也注以爲出大貌也

爲近利市三倍何也茶閻曰詩如賈三倍三倍者賈之極也易以象巽者則以巽已倍矣再倍而艮三倍而坤也其曰近利市者小人樂近市而近利市尤近者之情入市而售之易曰利市入市而售之難曰不利市俚語也此非經之襲俚語蓋俚語襲經矣聞之明時吳人有賣文者自題其文曰利市疏以近利句市三倍又句避俚爾則豈有經而俚者

坎於馬爲下首何也茶閻曰馬首昂故楚辭曰昂昂若

千里之駒。下則垂也。病而首垂也。象坎之上也。蓋閭曰。象坎之上固也。然馬病則臥。豈特首之垂乎。下首者飲。則下其首。齧則下其首。

薄蹄者。象坎之初也。然何以爲薄蹄也。茶閭曰。馬蹄利。薄不利。厚薄之所以治蹄也。莊子馬蹄篇。燒之。剔之。刻之。錐之。皆所以治蹄也。蓋閭曰。不也。薄者。薄之也。爲寧。我薄人毋人薄我之薄。馬之劣者必蹄。馬之蹄者必薄。薄蹄。蓋相薄而蹄。

爲曳何也。茶閭曰。禮曰。車輪曳踵。人之曳似車。則曳者車矣。睽曰。見輿曳。既未濟。兩曰。曳其輪。曳之云下。與輿屬。不上與馬屬。

於輿爲多眚何也。茶閭曰：五行志有眚有祥。注內妖曰：告外妖曰祥。雖然，眚亦祥也。祥者不祥也。祓爲除惡祭而祖道之祭，謂之輶。輶者所以祓除其不祥也。車何不祥之有，繼于木而止也。涉于河而敗也。是皆車之不祥也。蕢閭曰：眚，日生翳也。目翳者多誤，故謂過爲眚。朕兆之見，若有若無之間，眚爾亦謂之眚也。睽互坎而見鬼，至于一車，非其眚之多與？或曰：坤爲輿，而坎眚之。或曰：離爲目，而坎中眚之，皆翳之義也。按之經，則震陰爲眚。坎則震陽入於二陰之中，故輿而多眚。蓋左右兩陰皆其翳陽者。

坤爲腹，離反爲大腹，何也？茶閭曰：八卦之取諸身，坤得

其腹焉。腹居八之一。雖腹不大也。離三爻。爾以中爲之。腹二居三之一矣。則大矣。

于木爲科。上槁何也。茶閭曰。科。坎也。按釋文以科爲空。謂木老而腹空。則漸而上槁。坎亦空也。空侯卽坎侯矣。孟子盈科而後進。注亦以科爲坎。蓋閭曰。科之爲坎。固也。但易之於辭。雜而不越。坎爲坎。離亦爲坎。雜而越矣。且離中空而外槁。不應下空而上槁。此蓋巽上之變而初者。上槁而下則科也。科者本也。條也。爲槁木之復生於根者。

艮爲小石何也。茶閭曰。土山戴石曰崔嵬。石山戴土曰祖。此則石山之戴土者矣。土在上爲陽之升。石在下爲

陰之降小石附山非山體也。山得而有石石不得而有山也。於易言石者二。豫曰介於石爲互艮之初。困曰困于石。艮陽入於二陰之中。則困皆指艮陰而言。漸二曰鴻漸於磐。亦艮陰磐爲大石不得爲小石。然自石言之則大自山言之則小。

爲闈寺何也。茶闈曰周禮闈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皆止人出入之官。然在闈則嚴其人在寺則尤嚴其出。良門而闈職之固也。漢以後凡官吏之所止皆曰寺。其助於內宮也必矣。兩陰之左右列次者其寺與。或曰震爲足而闈人無足以象震之變坎爲陽而寺人無陽以象坎之變。此則纖而鑿。

矣。蓋闕曰。困象剝。剝大畜象。豨豕。易者象也。果有其象。象之可也。傳言祭之異也。有輶。有胞。有翟。有闕。有寺。祭統。祇言輝。胞。翟。闕。不言寺。闕者守門之賤。得與于惠下之道。古者不使刑人守門也。寺人刑人。故不得與也。則闕人非刑人。周禮墨者使守門。刑人矣。而未嘗無足。春秋閹弑吳子餘祭。傳第言獲俘焉。以爲闕。未知其果刑之與抑否也。由此言之。或之說。患在象之而無其象也。艮之爲狗也。外剛內柔也。其爲鼠何也。茶闕曰。坎之變也。坎爲隱伏。爲盜。鼠隱伏而盜者也。說文曰。鼠爲穴蟲之總名。艮陰象。穴小過曰。公弋。取彼在穴。艮陽。蓋蟲之出穴者也。鼠夜動而晝止。乾三曰。終日。曰夕。曰嚮晦。坤

象晦至三而嚮明矣。艮陽在三。又以象鼠之嚮明而止也。或曰鼠兩端兼陰陽故艮陰爲羣鼠艮陽爲碩鼠。蓋問曰或之云美于聽爾不得爲諦義然晉四互坎亦互艮象鼯鼠則艮鼠爲坎之變信也。

爲黔喙之屬何也。茶問曰亦坎之變也。坎爲毒故師之象傳曰以此毒天下噬嗑之四互坎亦互艮與晉之互同三之辭遂曰遇毒矣。蓋坎者毒之宿于中艮者毒之發於外黔黑也黔喙烏喙爾屬者不專指之辭言其毒而已矣。不必定其物也。舊問曰爾雅芟董艸國語驪姬將諸申生寘董於肉賈逵曰董烏頭也烏頭卽烏喙矣。其必爲黔喙則未可知。又說文以烏喙爲前。

兌爲毀折何也。茶閻曰。國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玉
饗之。殺烝。范子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此
毀折之證也。毀折。折俎也。全烝者。全具牲體而烝之。殺
烝者。體解節折而烝之。折則毀矣。故謂之毀折也。震象
匕。所以載肉而升之俎也。兌之初陽匕也。上二爻爲牛
坎體。解之而得其一骨也。

爲附決何也。茶閻曰。震之爲決也。則大壯之四曰藩決
不羸。兌之爲決。則夬之彖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其謂
之附者。或曰初爲決。主二乃附之。附者黨之也。二爲初
黨。以兩陽決一陰也。或曰上陰與二陽不相類。上陰強
而附之。二陽同力而決之。或曰附者贅也。故凡癰疽之

著於身。謂之附。附。附。決者。癰疽之決。

于地爲剛。鹵何也。茶閭曰。呂覽。嗜欲廣以平。賦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亢倉子曰。賦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今兌乃下得陽。上得陰。是下土也。殷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曰堅而不脆。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曰甚鹹以苦。其剛鹵之謂乎。李鼎祚易解曰。乾陽在下。故剛澤水潤下。故鹹。說文之義。則西方曰鹵。爲羊何也。茶閭曰。兌之爲羊。舊矣。于兌曰爲羊。何所疑也。曰。聖人之文。無複出者。前曰震爲龍矣。則後之龍爲驤也。前曰艮爲狗矣。則後之狗爲拘也。前曰兌爲羊矣。則此之羊爲羔也。故虞翻本作羔。李鼎祚易解本亦作

羔羔者女使也。茶閭曰：按康成本作陽，謂陽爲養，無家女行賃炊爨，賤于妾者。郭璞引魯詩以證之，則羊又爲陽矣。近世楊氏慎又引後書西南夷傳，媴徒謂古文羊爲媴也。今考之後書有媴徒，無媴徒。渠帥曰：精夫相呼曰媴徒也。聖人之文非後世之文也，不復可復之，亦可謂改經之習自宋元始不然矣。疏曰：爲羊如上，釋不可謂非篤而守之者也。

序卦曰：屯者盈也。又曰：屯者物之始生也。何也？茶閭曰：疏曰：上言屯者盈也，釋屯次乾坤，其言已畢，更言物之始生，開說下物生必蒙，非重說屯之名，要之屯自有兩義。爾彖傳曰：雷雨之動滿盈，言盈也。天造艸昧，言始生。

也。蓋後世所云。雲屯。霧合。蜂屯。蟻聚之屯。皆盈義。故校隊案部。前後有屯。遂以爲軍屯之屯。說文存難義。遺盈義。或失之曰音不同也。茶閭曰。聖人所辨者。古義以俗音難之不可矣。

入而後說之何也。茶閭曰。人以爲說而後入之。不知入而後說之也。嘉肴弗食。弗知其美。至道弗學。弗知其善。未人而言說。說其所說而已矣。非聖人所謂說也。薑閭曰。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世說亦曰。畏解故不畜。此又重戒其說。故慎防其人者。

雜卦曰。比樂師憂。何也。茶閭曰。說卦其于人也。爲加憂憂者坎也。然坎亦樂矣。需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需上坎。

爾蓋坎在內卦則爲憂坎在外卦則爲樂文言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坎中卽乾中故乾之二五兼有坎中之象焉樂則行之五也憂則違之二也

革去故鼎取新何也茶閤曰明火官之職也周禮司燧掌行火之政令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又曰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又司烜每歲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而春秋傳亦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于味以出納火此先王所以順天之道安民之生清疵癘之源消愆伏之沴特于革鼎發之也

其象何也茶閤曰所謂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卽論語所謂鑽燧改火者也古者明火以陽燧取之于日卜與

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烹飪用之。素問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火之貴少而賤壯也。一歲之中。五變之所。用皆少火矣。又別之以五木。迎五行之生氣。以與吾氣相益而滌除其死氣。故可禳去時氣之疾焉。鼎之取新也。則以巽木也。重巽之卦。上下皆木也。而中互一離。是爲木中所蘊之火。柔進而上行。上巽變而離。是爲木中所出之火。巽互兌。鼎亦互兌。兌者金也。鑽也。離中之火。卽著于兌金之末。鑽燧也。按內則有金燧。木燧。金燧。陽燧也。康成以木燧爲鑽火。蓋以金鑽木之名。其并象之以革何也。茶閻曰。羅泌曰。予嘗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火之二。慕是以季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

昏見于戌而納之鼎下巽而上離是季春之出火巽者
季春也革上兌而下離是季秋之納火兌者正秋也不
得爲季秋然而革之兌互乾矣兌連乾是季秋也重兌
之卦亦互離變而革則火藏于下其象納無疑也火何
以謂之出納也茶間曰康成曰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
而爲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

曰於鼎之取新象之密已革象納火而已何以謂之去
故也茶間曰未也古者出火于季春而禁火則於仲春
羅泌又曰卯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
火戒其盛也震當卯位故大壯爲二月之卦革鼎皆大
壯之變大壯之初上易爲鼎之取新大壯之二五易爲

革之去故也。故革之象傳曰：水火相熄，既濟之水，火不相熄，而于革言相熄，是明有禁火之義存乎其中。其在後世，二百五日寒食，皆熟食斷煙，清明賜百官新火，清明者，季春之始，寒食者，仲春之終，蓋其與易與周禮與春秋傳無不扣絲入緝，有如是矣。蓋閭曰：雜卦所發皆奇零之義，故稱雜此亦革鼎奇零之義也。路史又言寒食爲龍忌，以大壯震乾皆龍也。雖俚諺亦有說焉。

歸妹爲女之終，何也？茶閭曰：或曰傳謂伯姬女而不歸，歸者女之終而婦之始也。或曰承筐則死，實對羊則死，血禮謂之不成婦，他之終不可知，歸妹之終可知也。此卽女之終矣。象傳所謂永終者也。所以與男之窮類也。

舊聞曰此就卦名生義爾歸何以妹以兌為女之終也濟何以未以三陽失位而窮也雜卦蓋往往以不類為類也。

姪師寬

壽彭

男

茶孫

壽衢

校字

姪

菜

壽昀

壽俞